

孟子

後藤點

三

口 12
3457
3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木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太呂來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官商角徵羽也今有仁

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

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入之心也仁聞者有愛入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

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

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菜宗廟以麪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

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宜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汙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紀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其政。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

曰。必有關係。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汙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

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

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

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

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

矣。

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

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

可謂智乎。

丘陵。水高。川澤。水下。爲高下者。因也。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鄭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

宜居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能擴而充。

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

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罪。國之所有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罪。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

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

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亂。鄭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蹙。無然泄泄。

蹙居衛反。泄泄。怠慢貌。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世世猶是也

即世世之意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

非先王之道者猶是也

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

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

禁閑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者所以為方員之至也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

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

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

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至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仁矣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

幽厲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

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

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
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之

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
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
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

自治益詳而身無
不正矣天下歸之
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
○亦承上
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
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
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

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
子至於庶人皆以
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

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二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

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怒
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
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

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
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
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
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
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
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
可以及乎天下矣變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
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

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木
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
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

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
役強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
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

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
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喪
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

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
樂怠教皆上本國之所為
自獨及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六國五年小國七年

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又上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以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類學者皆當思作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

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太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

仁天下無敵

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敘達也裸宗廟之祭以爵言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祖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也利也所以亡者謂其菑注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於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言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

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

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

後人伐之

太音扶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 此章言人存 有以 存亡之若 禍福之來 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

爾也

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 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 蠲 所謂人情莫不欲壽 三王生之而不傷 人情莫不欲富 三王富之而 不困 人情莫不欲安 三王扶之而不危 人情莫不欲逸 三王節其力 而不盡 此類之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圯也

走音奏 圯音野 也言民

之所以歸乎此也

故為淵駭魚者獺也為叢駭野者鸛也

為湯武駭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 駭與驅同 獺音闕 鸛音與 同鸛諸延反 淵深水也 獺食魚者也 言氏之

所以去此以其 所欲在彼而所 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

之敵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去聲 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

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

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夫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艾 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艾之 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獲

或可及不然則病 益深矣且益迫 而艾終不可得

詩云其何能淑載是夙夜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 也音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 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棄者不可與

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自棄者謂之自暴也吾

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 不知禮義之為善而自棄其身者 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

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 程子曰人 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 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人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 義者宜 也乃天理之當行無 欲之私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

而弗居舍正路不由良哉

舍上聲。廉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益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此而通古今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親。而他人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任人各親其親。則天下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

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

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自誠也。反求諸身。而其所為。為善之心。有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德而不致。其誠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實而無偽。人之道之常然也。

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

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

下之心。不能外矣。肅何所謂養民。政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人自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至。極也。揚氏曰。動。使是。駭。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言速。中庸孔子之言。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作興。皆起也。孟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親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大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馬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太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象父。然既得其心。則天

文海或反

者七年之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一小國而言也
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

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職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

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

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

肉罪不容於死

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州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開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耕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耕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者

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

不正則眸子眊焉

眊音毛眸子目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

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於度反廋音搜廋匿也言赤心之所發故非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

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也聲音笑貌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

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推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

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也孟子曰勢不行

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

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交

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既傷其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其父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父

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

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事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

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

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

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也

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

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歟曾元養曾子必

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

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志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知曾元但養中體程子曰子之
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
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正君而國
治矣

適音適問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
書曰格其非心愚謂問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而政之
失不足非問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
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
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
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之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
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後焉則事
事而更之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而後去之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
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
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
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
是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
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亦來見我子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早來幾日矣曰

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

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大矣又不早見長者
則其罪又有甚焉
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餽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生也為無之為去聲

於無後矣告者禮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推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推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所皆可守推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推出于不得已者也若父非鼓嫂子非太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

下之罪人○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受莫均於事親而

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行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行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斯二者

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蹊之手

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諸和順從容無所勉強

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而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孟子曰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州也惟舜為

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順乎親可以為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己而惟欲得

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蓋益憂之為子則愈密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

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

之謂大孝底之爾友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父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

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子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

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為子而小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子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皆地名在東夷夷版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歐陽氏曰
近魯鎬今
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

得志行乎中國若食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
得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象列
文書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主有故則左

右相命以為
信也若命符
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
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
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棄輿濟人於溱洧

來云聲溱音臻洧
榮美反子產鄭大
夫公孫僑也溱洧

一水名也子產見人
有徒載此水者以其
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公恩小利政則
有公平正大之體細
細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徒杠江上橫木
行者亦橋也

輿梁可通車輿者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一月夏
月也夏金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
寒沍亦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

辭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辭與關同焉於庚反辟除也如周禮國
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其政則出行之際
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

水當流者緩
言能悉以乘
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
欲致私恩
以悅其意

則人多口少亦不足於用矣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
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

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

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宜王之遇臣下恩
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則其於君臣

可謂絕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
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之言無怨無德也
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之而已矣其賤惡之甚矣矣報不亦宜乎

王曰

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
君而未絕者服齊民三月王變置
子之言大其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

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

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道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攝
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
其甲祿里居前此猶其歸也

今也為

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

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之曰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

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與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揚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且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

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一為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知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

以

際言路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賢賢遂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不為是以可以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必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必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安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所以以廣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去聲養生固當發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外有後白之檢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則反造詰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也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籍也左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說約也

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得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

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
 服而王者有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取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月之間雨集溝澮盈其潤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

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各反聞天聲集聚也澮甲問水也澮也澮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幾希也庶民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小異耳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

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有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理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於身故

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其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者仁義已振於心而所行皆從是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者

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于所存存者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其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惡好者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 湯執中立賢無方

之見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 周公思兼

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

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馬之事或曰取記戰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中人之號取記惡獸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若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

乘去聲檮音逃杌音

凡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

明合

者皆其所
記冊書
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

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官也竊取者
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
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
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
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時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木
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制也五世祖
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絕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
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知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
以蓋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
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少可以無少少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
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
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於於衛是
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

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是若無罪

逢蒙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
羿之家奴也羿善射箕裘自止後為家
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馬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

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以矣夫問其僕曰追

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

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

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天子何為不執弓
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
發棄矢而後反

此走河反矣夫尹之夫並音扶去聲棄去聲之
公自稱也金鐵也扣輪出鐵令不害人也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
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殺之賊蒙乃逆儒庾
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則皆反惡人

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傷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弊也如智者若愚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

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而不為害也
○孟子曰星辰之遠也求其故千歲之

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目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曰學者造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

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孟子不

與右師言王賁也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

與驩言是簡驩也略簡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

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于教以我為

簡不亦累乎朝音朝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居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其祭全席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不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

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不與右師言也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心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施禮之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此驗有人於

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

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擴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忠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

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

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

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之前事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子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地，則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急也。為己責而救之。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冠而救之，奇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於是乎。夫章子于父，責善而不

好養從父，比目大聲。狼胡怨反，戮，辱也。狠，忿戾也。

相遇也

夫音扶遇合也相
責以善而不相合
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

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明友當相責
以善父子行之則害
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

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

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辜

己矣

夫章之夫音夫為大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
賊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
其心以為不如也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
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
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
之也特表其志而不與之絕之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萬入於我

室毀傷其新木寇退則曰偃我牆屋我將及寇退曾子友

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先生以為民望寇

退則及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

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平聲武城魯邑名盍
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
人也忠敬言武城之木

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
名也言曾子當全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
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實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伋喜誰

與守

言所以
意如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伋

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成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
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
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如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
物低昂優
變而不害
其為同也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也關編視也聖人亦
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食酒肉而後及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食酒肉而後及其妻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食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騁其妻妾

施立音施又音異異播音播施施如字

一章有富字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食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家也觀望也訕怨望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也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之求富貴利達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人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食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

以異哉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九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

曰怨慕也

號泣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然慕然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多喜而不怠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

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

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

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怨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怨無怨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揚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

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是天下

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窮人無歸

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事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其相親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

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人少則慕父

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

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至於大

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夫其本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

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

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

以不告也懣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難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

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相階為人妻曰妻瞽瞍焚

廩使浚井出從而擗之象曰謏謏音小盡都君威我績牛羊父

母倉廩父母于我朕琴朕張朕一嫂使治朕棗象往

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

臣蔑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

不知也象喜亦喜象喜亦喜

風都禮反忸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相去也階梯也

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
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原瞽瞍與象共下
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謾誅也蓋蓋井也舜
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成省也積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
以殺舜為己功也于指也又戰也物也二嫂竟一也也接牀也象欲使為
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也
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其牀彈琴蓋既出即謂歸其宮也
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而語其色也臣
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
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
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
亦不足難也程子曰象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及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
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
出曰孰謂子產知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
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

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當語六反
校人主池治水吏也圉圉困而未
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
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
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有罔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未
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
也常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

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

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

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

乎庫音鼻流徙也其工官名雖宛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二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

服殺殺其君也也舜諫也也舜父名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也舜外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

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庫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

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也不君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得及諸侯朝貢之期而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義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威立蒙問曰語云盛德之主君

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

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

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二年之喪畢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觀者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

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

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過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治去聲相去聲朝音潮去音扶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

如於民之視聽民之歸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大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二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皆無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

謂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禹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揚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

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堯舜之子所以不肖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去久矣此所以有天下而益不肖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而己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證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天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益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王雖了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

未外丙二年仲士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

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

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無之於夏伊尹

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

一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

人

湯使人以幣聘之賢賢曰咎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

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

中

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而亦不廢之故益伊

相王皆去聲又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

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二年仲士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大丁子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一舉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謂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紳齊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謂五高反又戶驕反言賢無欲自得之貌

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在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

天之至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

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應者而使

思天下之民四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

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

以伐夏救民

推吐面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王保衡作我先王曰十弗克俾爾有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予中一失不獲則曰時子之事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

吾未聞桀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辱已甚於桀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道也近謂仕道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

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

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及疽七舍及好去聲主

之為主人也癰疽瘡醫也侍人奉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抑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

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彌如字。又吾驪。彌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彌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環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節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己得之，不得則有命存。

孔子不悅於衛，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命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聞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桓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所主，沉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作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賢人也。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于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

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

先王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
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
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知如此。必知食半以于主之為
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
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
鄙賤之事。不取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
禮。則不可得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
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
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
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
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章九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
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
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清也。故聞伯夷
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
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
有分。懦者弱也。紂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今天
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覺。予天民之先
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匹匹
婦有不與被髮綈之澤者。君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
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
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

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

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

者鄙夫賈薄夫敦敦狹陋也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

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

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也此先歷反接猶也

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脫冕而行豈得為遲揚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為故遲遲其行也瞻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脫冕而行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

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

清也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什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

之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

一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宜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王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者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之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味作而先擊鐘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金聲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備也金聲玉振始條理終條理經之故俛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法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子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

孟子卷三

一之每歲反

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

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其已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位，凡五等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二位，中士二位，下士二位。

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

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

（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

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百里君十鄉，祿卿祿四

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七十倍之也。四倍之也。倍，如也。倍，倍也。徐氏曰：大國君倍之也。倍如，倍也。）

（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二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一千六百畝，可食一百一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二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六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

（在官府史胥徒也。思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鄉，祿卿祿三天，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徐氏曰：次國君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一十六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一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人耕者之所獲

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

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有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絕秦火燬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摭拾於煨燼之餘多出於漢儒時之傳會本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兄弟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

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

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孟獻子晉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氏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直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友為獻子之所廢矣非惟百乘

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

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

者也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魯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

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

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茶羹未嘗不飽蓋不

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

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賢者之全也。范氏曰：位曰天，位曰職。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通

舜尚見帝子市館甥ヲ于貳室ニ亦饗ヲ食ヲ舜ヲ送ハク爲ス賓主ニ是天

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愛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毒父曰
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
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謂之貴ヲ貴ヲ用ヲ上ヲ敬ス下ヲ謂之尊ヲ賢ヲ貴ヲ貴ヲ尊ヲ賢ヲ其義ヲ

也

貴貴尊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尊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倫之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大而不為誡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不倫之至而孟子必稱人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謂人接也交際
穀下帛以禮儀相交接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

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

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欲者人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訾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

之不爲也恭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

而レ以レ他辭無受レ不可乎ナラ曰其交也ニ以道其接也ニ以禮斯レ孔

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飢得之_レ不義則其餽_レ不可受但無_レ以言辭問而
御_レ之直_ニ以心_ヲ度與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御_レ之如此可否耶交
以道矣餽_レ臨_レ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

孔子受之
如受三陽貨
荜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

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

人于貨閔不喪歟ラ タカラニ民閔不讒ル是不待教而誅者ヲ也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讀書作熟。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入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入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啓。無凡民。十字。識。怨也。言殺入而顛越之。以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故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斷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自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行字耳。然。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闕之可也。

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
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
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
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餼乎
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命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入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入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入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靈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入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

未詳趙氏以為甲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
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曰奚
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通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定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若將久而自廢矣未可知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淹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
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

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李桓子魯卿李孫斯也衛

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北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文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貧賤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養而去聲下同仕不為行道而亦有貧親者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

乎抱關擊柝

不可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者也季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

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為偽反會計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由主苑囿畜牧之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

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朝以出位為非則無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卑貧也○尹氏曰言為貧者小

萬章曰主之不託諸侯何也子學曰不敢也諸

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主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不仕謂

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也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

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子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兼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拘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未後復來餽時標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此入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有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

子之道也

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餽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畊葵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質同傳通也所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鵠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末仕者與執質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或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聲 繆公嘗見於子

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季，豈曰友之季？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

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虞人何以？曰：以皮冠。虞人以旌，士

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甲冑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是以招是虞人，未仕之臣通。龜曰：旂，已仕者交龍為旂，抗羽而注於旂，于之首曰旂。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必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敢往矣。

欲見賢人，不以其道，猶欲

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

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詩小雅太東之篇。視，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
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仕職君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鄉然後能盡友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上亡其國者易位易

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失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乎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

王色定然後

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方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聽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果此乃能行之於昌邑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五

